

## 《暴風雨》中的詭態以怪物卡力班為例

陳 允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在當今社會中，生物獨特性、生態多樣性、文化與語言的獨立性已受到世人學者們的肯定，但唯獨身體的畸形與其特性卻未能被社會所包容。透過語言與醫療所治癒的怪胎，其隱含內容多半是希望他們能夠融入正常人的生活而被這社會所接納，但其身軀之特異詭性似乎仍是被他者所拒絕。當人類的此種想法在面對多元/樣性身體時所做的定論與結語，似乎強化了對不符常態的生命與身體的摧殘矯正，甚至進行全面性的改革，但卻甚少有學說是從怪胎角度所出發而來批判與檢視這項強諸於身的理念。

先闡述並理解 Justin Edwards 的 Grotesque(詭態)理論運用的程度，探討定調怪物型態(Monstrous Forms)在文學中所扮演之角色。詭態一詞很難以強加定奪，唯一大家公認的想法是，文學中的詭態乃是混血(Hybrid)、侵略的(transgressive)、運動中的(motion)。而此三大要素就是構成身體異化之最基本單元，在身體上跟正常人有所異同，此怪胎既有人類的構成要件，卻又有異於常人展現之身體結構。

透過此理論來探討莎士比亞筆下中，最傳神的詭態角色—卡力班(Caliban)，此野蠻生物怪胎在島上之遭受文化衝擊下的洗禮。卡力班是妖怪西考拉克斯(Sycorax)所生之半人半獸形態之。透過「文化他者」普洛斯帕羅(Prospero)在島上想導正「野蠻怪胎」的卡力班為例，以及比較米蘭達的純真無邪對上卡力班之妖言胡說，來探討語言教化與原始野蠻之間的二元對立。並激盪出，此種文化上的對壘，到底對弱勢族群來說是福是禍。

關鍵詞: 《暴風雨》，詭態，怪胎，文化，野蠻